

池邊影事



杜忠誥 著

池邊影事



杜忠誥 著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池邊影事 / 杜忠誥著. -- 初版二刷. -- 臺北市: 三民, 2011

面: 公分. -- (人文叢書. 文學類10)

ISBN 978-957-14-5299-9 (平裝)

855

98023448

◎ 池邊影事

著 作 人	杜忠誥
發 行 人	劉振強
發 行 所	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	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	電話 (02)25006600
	郵撥帳號 0009998-5
門 市 部	(復興店)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	(重南店)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10年1月

初版二刷 2011年1月

編 號 S 857160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警字第○二○○號

有著作權不得侵害

ISBN 978-957-14-5299-9 (平裝)

http://www.sanmin.com.tw 三民網路書店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

空同 杜忠誥作 2008

此件係將「空」、「同」二字析解為「穴」、「工」、「凡」、「口」四個造形元素，再重新結構成此圖樣。寫成後，覺得右下方空白過大，於是用行草體略述「空同」的道家妙旨，藉以補白。

東坡元章抓狂記



北宋元祐末米元章知雜正縣蘇子瞻出帥
定武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右以
精草佳墨帛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
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中紙
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笑不能供薄暮
酒行既終所書之卷乃更相易攜去俱
自以為平日書莫及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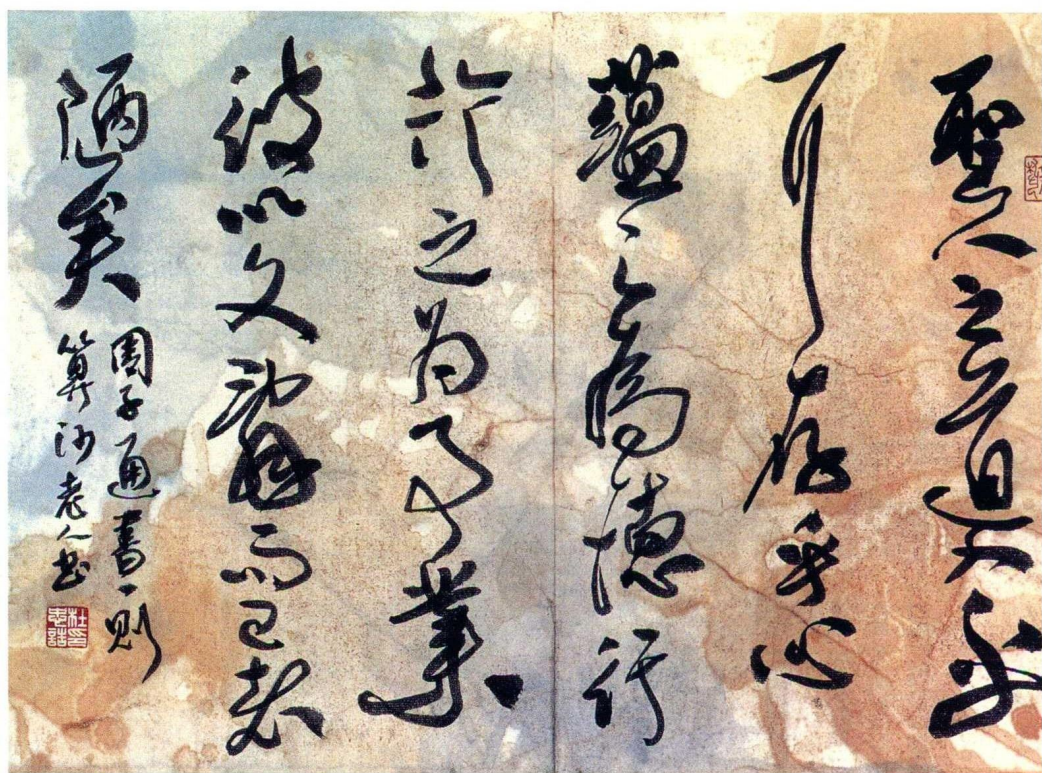
事見蘇夢得避暑錄而為王文誥撰蘇文
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之所引之蘇米間趣子也

戊子夏 算沙老人書



東坡元章抓狂記 杜忠誥作 2008

此件用行草書錄寫蘇夢得《避暑錄》一則，內容敘述蘇東坡與米元章藉酒助興，相對揮毫的趣事。



周敦頤《通書》一則 杜忠誥作 2008

聖人之道，入乎耳，存乎心。蘊之為道德，行之為事業。彼以文辭而已者，陋矣。周子通書一則。算沙老人書。

此件係利用書敗的冊頁餘紙，先書寫而後以國畫顏料敷染所成。書法「文本」像是歌唱，後加製作的花紋及色彩，如同伴奏。比起一般白紙寫黑字的「清唱」來，似乎別有一番風味。



東西橫貫公路一隅 傅狷夫作 1977

此作描繪橫貫公路深秋光景，重巒疊瀑，筆墨俊爽而靈動，傳彩濃芳而脫俗。

「風破·雨驚」古隸七言聯 杜忠誥作 2008

風破雁行斜渡水，雨驚鴉陣亂投林。

此聯係溥心畬所製，喜其意象鮮活，用篆、隸合參的古隸簡帛體書寫，自覺有疏散之致。

風破雁行斜渡水

雨驚鴉陣亂投林

雲山書院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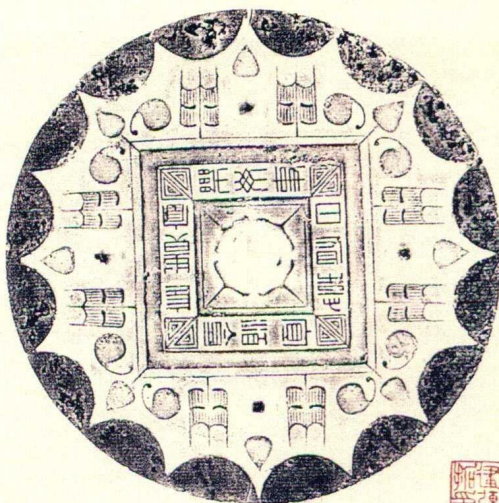
孫若村書





口頭禪 杜忠誥作 2007

此作係用金色壓克力原料，書寫在以墨塗黑的水彩紙上。把「口頭禪」三字拆解成「口」、「豆」、「頁」、「示」、「單」五個基元，進行錯綜結構之稿樣設計，經多次實驗書寫而成。禪，是消除二元對立，定、慧等持，身、口、意三位合一的境界表述，也是人類的最佳存在狀態。禪功注重實際行履，不重概念講談。若心口相非，說的跟做的不一樣，便是「口頭禪」。



日有恙宜酒食長貴富樂毋事
竊以為每日酒食而毋事得非太無聊乎
甲申夏正為毋事百無聊賴之際
振濂



漢鏡銘題跋 陳振濂作 2004

「日有恙，宜酒食；長富貴，樂毋事。」竊以為每日酒食而毋事，得非太無聊乎？甲申夏正，為毋事百無聊賴之際。振濂。

此件選自《集古錄——陳振濂金石拓片題跋書法集》，文字淵雅雋永，書法朗暢超逸，具見其學藝相發之趣味。



芙蕖圖（局部） 簡美育作 2004

此作描繪夏日盛開的荷花，清逸淡雅之至。一隻悠閒的雀鳥駐足在田田的荷葉上，靜謐和諧，機趣盎然。

潑墨

步南斯拉夫女作者 Simon Simonovic 韻
兼賀
杜忠誥兄處女文集面世

周夢蝶

曾以怒氣寫竹喜氣寫蘭，亦曾

於酒酣耳熱之後

一頭栽進墨汁裡，之後

又一頭撞到宣紙上——

醒來時已竹生子，子生孫

孫復生子子又生孫生子了！

自來聖哲如江河不死不老不病不廢

伏羲，衛夫人，蘇髯，米顛

在如椽復如林的筆陣之外

一努五千卷書，一捺十萬里路

風騷啊！拭目再拭目：

一波比一波高！後浪與前潮前前潮

公元二〇〇八年六月念日

於臺北縣新店市五峰山下

發墨

步南斯拉夫女作者 Simon Simonovic 讀

無賀
杜忠誥兄愛女文集面世

周夢蝶

曾以奴才氣寫竹喜氣寫蘭，亦曾
於酒酣耳熱之後
一頭栽進墨汁裏，之後
又一頭撞到宣紙上——

醒來時已竹生子，子生孫
孫復生子，子又生孫生子了——

自來聖哲如江河不死不老不滅不廢
伏羲，衛夫人，蘇軾，米顛
在如橡復如林的筆陣之外
一努五千卷書，一捺十萬里路
風騷啊！拭目再拭目！
一波比一波高，後浪與前潮前潮

公元三〇八年六月念日

於臺北縣新店市五峰山下

體道之心，放膽之文

洪邦棣

——序杜忠誥《池邊影事》

自有文章以來，天地之間稱得上文章的文章，不外兩大類：作家之文與學者之文。前者重藝術性，偏於形象思维；後者富於思想性，行文以邏輯思维為主。從「接受美學」的觀點看，讀者（受眾）面對這兩種大異其趣的文章，閱讀態度理應有所不同。讀作家之文，當如臨流垂釣，即便釣不到魚，也已飽覽一川風月，快然自足。讀學者之文，則有如入水捕魚，須先確認自己要的是什麼魚、哪裡有魚；也只有具此眼目，才會有所得，最後得魚而忘筌。

杜忠誥以書法名家，文章是其餘事。從書法看杜忠誥，我們看到他揮灑筆墨、出入造化的才情；從文章中我們看到的不是才情，而是他的器識、他的學問。杜忠誥在書法創作、講學教課之餘，是以立言載道的態度來從事寫作的。就是這種態度，決定了他文章思想內容的高度與深度。以學者型的文章而言，堪稱淵渟嶽峙，水深而魚肥。收在《池邊影事》的諸多篇章，其所載的道，即使是書法這種小道——「小道」是從俗的方便說法，杜忠誥必不以之為小——亦大有可觀。

書法的審美特質偏於抽象，書家要從抽象中感受美、表現美，少不了悟性。張旭因見挑夫挑

擔子趕路而悟筆法，懷素觀察閃電、夏雲、江濤的詭譎變幻而悟得狂草筆意，黃庭堅目睹船夫撥棹而得筆勢，清道人聽譚鑫培唱戲由收音悟出收筆之妙。從自然景象、人類動作而聯想到書法，杜忠誥學書過程中此類體驗也層出不窮，但他最終並沒有只停留在書法，而是向前又推進一層，由書法之道感悟到處世之道，拈出生命的學問。

杜忠誥把自己的書法工作室命名為「養穌齋」（穌，同「和」），其取義就大有學問。他認為書法創作是追求和諧的一種藝術，從點畫到結體，從結體到行氣，從行氣到整幅作品，書家要處理的，無非是個體與群體和諧的問題。人與人之間，自我與群我之間，其相處之道，盡在於此。「練書法是在替字的點畫做人。」一般書家說不出這種體道之言。

書法始終是杜忠誥生命中重要的修行。在〈藝術的與宗教的〉一文，他強調「練書法是向自己挑戰的絕佳法門」，因為可以「讓你沒脾氣」：

書法所使用的這管充滿彈性的毛筆，要能隨心所欲地操控它，說難不難，說易也並不那麼容易。實際創作時用筆的快慢、頓挫、方圓、輕重，結體的疏密、開合、長短、大小，稍有閃失，便不能恰到好處，「止於至善」。成功的甜頭難嚐，而失敗的挫折感卻隨時可遇；你若起瞋動氣，不但於事無補，反而只會讓情況更糟。除非你逃避放棄它，否則除了面對現實，再試再練，再思考，再修正，沒有更好的辦法。總之，寫字就是讓你沒脾氣；就在

這裡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，在這裡修行。

既是修行，就不能只在藝術上追求卓越，而更應在心靈上有所超越：不以完美為完美，不完美也是一種完美。走在書法創作的道路上，「留一些缺點讓人家去批評吧」便不僅是自我寬慰，而更是深造有得之言。（見〈書藝創作的「養」與「用」〉）

書法之於杜忠誥，已由純藝術的領域進入「道」的境地。在個別的不同篇章中，他一再援引《莊子》庖丁解牛「臣之所好者道也，進於技矣」來印證一己的體悟。籌組社團時，他捨「書法」、「書藝」而取「書道」以為名；不明他用心的人，指其襲用日文漢字詞彙。他於是在《中華書道研究》發刊詞中，擺出諸多證據以論斷「書道」一詞其實源自中國，並進一步闡明「由藝通道」、「以藝顯道」的書道精義。就算純從藝術、美學的角度看書法，對書法家的角色，他也有異於常人的定位與期許：

一個理想的藝術家，必須同時兼具三種角色：匠人、詩人與哲人。「匠人」著眼於法度技巧的錘鍊，「詩人」重在情感趣味的涵泳，而「哲人」則指向人格生命本質意義的關注，重在對於道之體悟與把握。……有了「匠人」的本事，若缺乏「詩人」的氣質，作品便顯得瑣屑庸凡而少情趣；若缺乏「哲人」的思想，作品即使有法度，有情趣，卻極易流於淺薄，

絕難產生意境深遠的動人作品。（剛健含婀娜——我看洛夫的書法）

杜忠誥的書法之道是如此地寬廣開闊，他甚至可以聯結佛法，提出一套書道通佛道的完整理論。（見〈學書與學佛〉）這見解也貫串於〈藝術的與宗教的〉、〈是書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〉、〈自得天機自長成〉、〈淬煉與蛻變〉、〈老實與頑皮〉、〈破繭說〉等篇章之中。

杜忠誥的書法世界是個目擊道存的世界，一切活潑潑的，信手拈來，頭頭是道。進入這個世界，恍如進入網路世界，心靈的引擎一啟動，便了無阻礙，到處通達。杜忠誥真所謂名副其實的「書法達人」——這「達人」的義涵當然也不能從日文漢字詞彙去理解，在中文文獻中「達人」通常即指智者、有道之士——此中多少也反映出他感悟力的敏銳以及聯想力的靈活。

談到聯想力，必須一提他的比喻功力。我知道他講學時善於連類引物、巧譬善導，大開大闢，但不知何故，碰到寫作卻矜持起來。儘管如此，由於慣性使然，杜忠誥筆下終究是藏不住比喻的，〈學書與學佛〉一文中還出現了聯想奇特的神來之「比」：

就學習上說，學某家書即「偷」某家，擺明是「偷」，公開地「偷」。「善師者師其意，不善師者師其迹。」高明的，偷機器；不高明的，偷成品。偷來的東西，還要有銷賊能力——轉化，否則，學歐只是像歐，學柳只是像柳，一下就被逮著，便不妙了。同樣是偷，也有